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海上花列傳

第二十九回 間壁鄰居尋兄結伴 過房親眷挈妹同游

按：洪善卿跟著陳小雲，金巧珍跟著金愛珍，都到房裏。外場送進臺面干濕，愛珍敬過，便去煙榻燒鴉片煙。小雲躺在上手，說：「我來裝。」愛珍道：「陳老爺勸哩，我來裝末哉晚。」小雲笑道：「勸客氣。」遂接過簽子去。愛珍又道：「洪老爺，榻床浪來鞞鞞。」善卿即亦向下手躺下。愛珍親自移過兩碗茶，放在煙盤裏。偶見巧珍立在梳妝臺前，照鏡掠鬢。愛珍趕過去，取抿子替他刷得十分光滑，因而道長論短，秘密談心。這邊善卿捉空，將趙樸齋之事訴與小雲，議個處置之法。小雲先問善卿主意。善卿道：「我想託耐去報仔巡捕房，教包打聽查出陸裏一把車子，拿俚個人關我店裏去，勿許俚出來，耐說阿好？」小雲沉吟道：「勿對，耐要俚到店裏去做啥？耐店裏有拉東洋車個親眷，阿要坍臺噶？我說耐寫封信去交代俚咪娘，隨便俚咪末哉，勿關耐事。」

善卿恍然大悟，煩惱胥平，當即起身告別。金巧珍向小雲道：「倪也去哉晚。」小雲乃丟下煙槍，慌的金愛珍一手按住，道：「陳老爺勸去哩。」一手拉著巧珍道：「耐啥要緊得來？阿是倪小場花，定規勿肯坐一歇哉？」巧珍趑趄著腳兒，祇說：「去哉。」被愛珍攔腰一抱，嗔道：「耐去呀，耐去仔末，我也勿來張耐個哉！」小雲在傍呵呵訕笑。洪善卿便道：「耐兩家頭再坐歇，我先去。」說著徑辭陳小雲出房。金愛珍撇過金巧珍，相送至樓梯邊，連說：「洪老爺明朝來。」

善卿隨口答應，離了繪春堂，行近三茅閣橋，喊把東洋車拉至小東門陸家石橋，緩步自回咸瓜街永昌參店。連夜寫起一封書信，敘述趙樸齋浪游落魄情形，一早令小伙計送與信局，寄去鄉間。

這趙樸齋母親洪氏，年僅五十，耳聾眼瞎，柔懦無能。幸而樸齋妹子，小名二寶，頗能當家。前番接得洪善卿書信，祇道樸齋將次回家，日日盼望，不想半月有餘，毫無消息。忽又有洪善卿書信寄來，央間壁鄰居張新弟拆閱。

張新弟演說出來，母女二人，登時驚訝差急，不禁放聲大哭一場。卻為張新弟的阿姊張秀英聽見，逕過這邊，問明緣由，婉言解勸。母女二人收淚道謝，大家商量如何。張新弟以為須到上海尋訪回家，嚴加管束，斯為上策。趙洪氏道：「上海夷場浪，陌生場花，陸裏能夠去哩？」趙二寶道：「勸說無哩勿能夠去，就去仔，教無悔陸裏去尋噶？」張秀英道：「價末託個妥當點人，教俚去尋；尋得來，就撥兩塊洋錢俚也無啥。」洪氏道：「倪再去託啥人噶？要末原是娘舅哉哩。」新弟道：「娘舅信浪為俚勿好，坍仔臺，恨煞個哉，阿肯去尋噶！」二寶道：「娘舅起先就靠勿住，托人去尋，也無麼用；還是我同無哩一淘去。」洪氏嘆口氣道：「二寶，耐倒說得好。耐一個姑娘家，勿曾出歇門，到上海撥來拐子再拐得去仔末，那價呢？」二寶道：「無悔末再要瞎說！人家騙騙小乾件，說勸撥拐子拐得去，阿是真真有啥拐子噶。」新弟道：「上海拐子倒無撥個，不過要認得個人同得去末好。」秀英道：「耐說節浪要上海去呀？」新弟道：「我到仔上海，就店裏去，陸裏再有工夫？」二寶聽見這話，藏在肚裏，卻不接嘴。張新弟見無成議，辭別自去。

趙二寶留下張秀英，邀到臥房裏。那秀英年方十九，是二寶閨中密友，無所不談。當下私問：「新弟到上海去做啥？」秀英說：「是翟先生教得去做伙計。」二寶道：「耐阿去？」秀英道：「我勿做啥生意，去做啥？」二寶道：「我說耐同倪一淘到上海，我去尋阿哥，耐末夷場浪白相相，阿是蠻好？」秀英心中也喜白相，祇為人言可畏，躊躇道：「勿局個哩。」二寶附耳低言，如此如此。

秀英領會笑諾，即時逕回家裏。張新弟問起這事，秀英攢眉道：「俚哩想來想去無法子，倒怪仔倪阿哥，說撥倪小村阿哥合得去，用完仔洋錢，無面孔見人，故歇倒要倪同得去尋倪小村阿哥。」

道言未了，趙二寶亦過來，叫聲「秀英阿姐」，道：「耐勸來浪假癡假狀！耐阿哥做個事體，我生來要尋著耐。耐同得去，尋著仔小村阿哥，就勿關耐事。」新弟在旁道：「小村阿哥來裏上海，耐自家去尋好哉。」二寶道：「我上海勿認得，要同仔俚一淘去。」新弟道：「俚去勿局個，我來同耐去阿好？」二寶道：「耐男人家，同倪一淘到上海，算啥樣式噶？俚勿肯去末，我定歸噪得俚勿舒齊。」新弟目視秀英，問如何。秀英道：「我無撥一點點事體，到上海去做啥？人家聽見仔，祇道倪去白相，阿是笑話？」二寶道：「耐末常恐人笑話，倪阿哥拉仔東洋車勿關耐事哉，阿對？」新弟笑勸秀英道：「阿姐就去一逮末哉，尋著仔轉來，也勿多幾日天。」秀英尚自不肯，被新弟極力慫恿，勉強答應。於是議定四月十七日啟行，央對門剃頭司務吳小大妻子吳家姆看守房屋。

趙二寶回家告訴母親趙洪氏，洪氏以為極好。當晚吳小大親至兩家先應承看房之託，並言聞得兒子吳松橋十分得意，要趁便船自去尋訪。兩家也就應承。

至日，僱了一祇無錫同船，趙洪氏、趙二寶、張新弟、張秀英及吳小大，共是五人，搬下行李，開往上海。

不止一日，到日輝港停泊。吳小大並無鋪蓋，背上包裹，登岸自去。趙二寶緣趙樸齋住過悅來客棧，說與張新弟。即將行李交明悅來棧接客的，另喊四把東洋車，張新弟和張秀英、趙洪氏、趙二寶坐了，同往寶善街悅來客棧。恰好行李擔子先後挑到，揀得一間極大房間，卸裝下榻。

安置粗訖，張新弟先去大馬路北信典鋪，謁見先生翟掌櫃。翟掌櫃派在南信典鋪中司事。張新弟回棧來搬鋪蓋，因問趙二寶：「阿要一淘去尋倪小村阿哥？」二寶搖手道：「尋著耐阿哥，也勿相干晚。耐到咸瓜街浪永昌參店裏，教倪娘舅該搭來一逮再說。」新弟依言去了。這晚，張秀英獨自一個去看了一本戲，趙二寶與母親趙洪氏愁顏對坐，並未出房。

次日一早，洪善卿到棧相訪，見過嫡親阿姊趙洪氏，然後趙二寶上前行禮。善卿略敘數年闊別之情，說到外甥趙樸齋，從實說出許多下流行事，並道：「故歇我教人去尋得來，以後再有啥事體，我勿管帳。」二寶插嘴道：「娘舅尋得來最好，以後請娘舅放心，阿好再來驚動娘舅噶。」善卿又問鄉下年來收成豐歉，方始告辭。張秀英本未起身，沒有見面。

飯後，果然有人送趙樸齋到門，棧使認識通報，趙洪氏、趙二寶慌忙出迎。祇見趙樸齋臉上沾染幾搭烏煤，兩邊鬢發長至寸許。身穿七拼八補的短衫褲，暗昏昏不知是甚顏色；兩足光赤，鞋襪俱無，儼然像乞丐一般。妹子二寶友於誼篤，一陣心酸，嗚嗚飲泣。母親洪氏看不清楚，還問：「來浪陸裏噶？」棧使推樸齋近前，令他磕頭。洪氏猛喫一驚，頓足大哭道：「我倪子為啥實概個噶！」剛哭出這一聲，氣哽喉嚨，幾乎仰跌。幸有張秀英在後攙住，且復解勸。二寶為棧中離客簇擁觀看，羞愧難當，急同秀英扶母親歸房。手招樸齋進去，關上房門。再開皮箱，搜出一套衫褲鞋襪，令樸齋向左右浴室中剃頭、洗澡，早去早來。

不多時，樸齋遵命換衣回棧，雖覺面龐瘦瘠，已算光彩一新。秀英讓他坐下。洪氏、二寶著實埋怨一頓。樸齋低頭垂淚，不敢則聲。二寶定要問他緣何不想回家，連問十數遍，樸齋終訥訥然說不出口。秀英帶笑代答道：「俚轉來末，好像難為情，阿對？」二寶道：「勿對個，俚要曉得仔難為情，倒轉來哉。我說俚定歸是捨勿得上海，拉仔個東洋車，東望望，西望望，開心得來。」幾句說得樸齋無地自容，回身對壁。

洪氏忽有些憐惜之心，不復責備，轉向秀英、二寶計議回家。二寶道：「教棧裏相幫去叫隻船，明朝轉去。」秀英道：「耐教我來白相相，我一逮勿曾去，耐倒就要轉去哉，勿成功！」二寶夾及道：「價末再白相一日天阿好？」秀英道：「白相仔一日天再說。」洪氏祇得依從。

喫過晚飯，秀英欲去聽書。二寶道：「倪先說好仔，書錢我來會，倘然耐客氣末，我索性勿去哉。」秀英一想，含糊笑道：「故也無啥。明朝夜頭，我請還耐末哉。」

秀英、二寶去後，惟留洪氏、樸齋在房，洪氏因倦早睡。樸齋獨坐，聽得寶善街上，東洋車聲如潮涌，絡繹聒耳。遠遠地又有

錚錚琵琶之聲，仿佛唱的京調，是清倌人口角，但不知為誰家。樸齋心猿不定，然又不敢擅離。棧使曾於大房間後面小間內為樸齋另設一床，樸齋乃自去點起瓦燈臺，和衣暫臥。

不意間壁兩個寓客在那裏吸鴉片煙，又講論上海白相情景，津津乎若有味焉，害樸齋火性上炎，欲眠不得，眼睜睜地等到秀英、二寶聽書回來，重復下床出房，問：「唱得阿好聽？」二寶咳了一聲道：「我賽過勿曾聽。今夜頭剛剛勿巧，碰著俚哋姓施個親眷，倪進去泡好茶末，書錢就撥來施個會仔去，買仔多花點心、水果請倪喫，耐說阿要難為情？明朝再要請倪去坐馬車，我是定歸勿去。」秀英道：「上海場花阿有啥要緊嘅，俚請倪末，倪落得去。」二寶道：「耐生來無啥要緊，熟羅單衫纔有來浪，去去末哉；我好像個叫化子，坍臺煞個。」二寶無心說出這話，被秀英格聲一笑。

樸齋不好意思，仍欲回避。二寶忽叫住道：「阿哥慢點去。」樸齋忙問甚事。二寶打開手巾包，把書場帶來的點心、水果分給樸齋，並讓秀英同喫。秀英道：「倪再喫筒鴉片煙。」二寶道：「耐勦來浪無清頭，喫上仔癮也好哉。」秀英笑而不依，向竹絲籃內取出一副煙盤，點燈燒煙，卻燒的不得法，斗門瀝滯，呼吸不靈。樸齋湊趣道：「阿要我替耐裝？」秀英道：「耐也會裝煙哉？耐去裝哩。」說著讓開。

樸齋遂將燒僵的一筒煙發開裝好，捏得精光，調轉槍頭，送上秀英。秀英略讓一句，便「呼呼呼」一氣到底，連聲讚道：「倒裝得出色哋，陸裏去學得來個嘅？」樸齋含笑不答，再裝一筒。秀英偏要二寶去喫，二寶沒法，喫了。裝到第三筒，係樸齋自己喫的。隨後收起煙盒，各道安置。樸齋自歸後面小間內歇宿。

翌日午後，突然一個車夫到棧，說是：「施大老爺喊得來個馬車，請太太同兩位小姐一淘去。」二寶本不願坐他馬車，秀英不容分說，諄囑樸齋看房，硬拉洪氏、二寶同游明園。樸齋在棧無事，私下探得那副煙盤並未加鎖，竟自偷喫一口，再打兩枚煙泡。

可巧張小村聞信而來，特訪他同堂弟妹，見樸齋如此齊整，以為稀奇。樸齋追思落魄之時，曾受小村奚落，故不甚款洽，徑將煙盤還放原處。小村沒趣辭別。樸齋怕羞不出，並未相送。

待至天色將晚，馬車未回。樸齋不耐煩，溜至天井歧望，恰好秀英、二寶扶著洪氏下車進門。樸齋迎見，即訴說張小村相訪。二寶默然，秀英卻道：「倪阿哥也勿是好人，難勦去理俚。」

樸齋唯唯，跟到大房間內。二寶去身邊摸出一瓶香水給樸齋估看。樸齋不識好歹，問價若干。二寶道：「說是兩塊洋錢哋。」樸齋吐舌道：「去買俚做啥嘅？」二寶道：「我原勦呀，是俚哋瑞生阿哥定歸要買，買仔三瓶：俚自家拿一瓶，一瓶送仔阿姐，一瓶說送撥我。」樸齋也就無言。

秀英、二寶各述明園許多景致，並及所見倌人、大姐面目衣飾，細細品評。秀英道：「耐照相樓浪勿曾去，我說倪幾個人拍俚一張倒無啥。」二寶道：「瑞生阿哥也拍來浪，故是笑煞人哉！」秀英道：「纔是親眷，熟仔點無啥要緊。」二寶道：「瑞生阿哥倒蠻蠻意個人，一點點脾氣也無撥。聽見倪叫無姆末，俚也叫無姆；請倪無姆喫點心，一淘同得去看孔雀，倒好像是倪無姆個倪子。」洪氏喝住道：「耐說說末就無淘成。」

二寶咬著指頭匿笑，秀英也笑道：「俚今夜頭請倪大觀園看戲呀，耐阿去？」二寶哆口做意道：「我終有點難為情，讓阿哥去罷。」秀英道：「同阿哥一淘去蠻好。」樸齋接說道：「俚勿曾請我，我去算啥？」二寶道：「俚請倒纔請個，坎坎還來浪說起：『坐馬車為啥勿一淘來？』倪說。『棧裏無撥人。』難來俚說：『晚歇請俚去看戲。』」秀英道：「故歇六點半鐘，常恐就要來請哉，倪喫飯罷。」乃催棧使開飯，四人一桌。

須臾喫畢，祇見一個人提著大觀園燈籠，高擎一張票頭，趲上階沿，喊聲「請客」。樸齋忙去接進，逐字念出。太太、少爺、兩位小姐總寫在內，底下出名僅一「施」字。二寶道：「難末那價回頭俚哩？」秀英道：「生來說就來。」

樸齋揚聲傳命，請客的遂去。二寶佯嗔道：「耐說就來，我看戲倒勿高興。」秀英道：「耐末刁得來，做個人，爽爽氣氣，勦實概。」連催二寶換衣裳。二寶道：「價末慢點哩，啥要緊嘅。」先照照鏡子，略施一些脂粉，纔穿上一件月白湖縐單衫。

事畢欲行，樸齋道：「我謝謝哉哩。」秀英聽說，倒笑起來道：「耐阿是學耐妹子？」樸齋強辯道：「勿呀，我看見大觀園戲單，幾齣戲纔看過歇，無啥好看。」秀英道：「俚是包來浪一間包廂，就不過倪幾個人。耐勿去，戲錢也省勿來。就勿好看，也看看末哉。」

樸齋本自要看，口中雖說「謝謝」，兩祇眼祇顧母親、妹子的面色。二寶即道：「阿姐教耐看末，耐就看看末哉。無姆阿對？」洪氏亦道：「阿姐說生來去看，看完仔一淘轉來，勦到別場花去。」

秀英又請洪氏。洪氏真個不去。樸齋乃鼓起興致，討了悅來棧字號燈籠，在前引導。張秀英、趙二寶因路近，即跟趙樸齋步行至大觀園。

第二十九回終。